

十七的月亮照样圆

——五十年前的孩提时代

梅 芷◎著



童年，最关乎亲情，然后是友情，以及不断的惹人啼笑皆非的妙趣横生的傻念稚事，加上梅芷夹带乡土气息颇具影像效果的叙述，便成一本趣书，即使有时光隔阂，亦无碍其味。

宁波出版社

十七的月亮照样圆

——五十年前的孩提时代

梅芷◎著

宁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十七的月亮照样圆：五十年前的孩提时代 / 梅芷
著. —宁波 : 宁波出版社, 2014.2

ISBN 978-7-5526-1451-0

I . ①十… II . ①梅… III . ①散文集—中国—
当代 IV .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27223 号

十七的月亮照样圆——五十年前的孩提时代

作 者 梅 芷

责任编辑 卓挺亚

出版发行 宁波出版社(宁波市甬江大道 1 号宁波书城 8 号楼 6 楼 315040)

网 址 <http://www.nbcbs.com>

印 刷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90 毫米 × 1240 毫米 1/32

印 张 9

字 数 210 千

版 次 2014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26-1451-0

定 价 25.00 元

如发现缺页或倒装, 影响阅读,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电话: 0571-85155604

序：介于共鸣

周音莹

早些年，我看书不看序，总觉得序往往有言过其实专为此书说好话的嫌疑，干扰读者对书的客观评价；更不喜欢一不小心看到了序里面“刷透”的痕迹，就会把读书的兴味也打消了不少。这些年自己也有了出书的念头，再去关注序时，发现原先的想法毕竟显得小家子气，不过是见识浅短的自以为是罢了。在读胡菊人先生为唐德刚先生《五十年代的尘埃》写的洋洋洒洒的序时，在读章诒和女士为野夫《乡关何处》写的言真意切的序时，在读董桥、止庵、北岛、熊培云的文著自序时，我深深为他们的文字折服——序里，无疑有着他们最真诚的心声，读序如走进写序者对文字、对人事、对生命的悟道，坦白而深沉。前些日子看到一本书的作者自序，开句三个字很有力道地说：序如谏！一个“谏”字很触目，此序也因此有了谈资。然而一定从功能议序的话，言“谏”未免过头，我以为：序，便是“介”罢！

搞明白这点，我就敢写此序了。

这是我第一次替人捉笔写序，为梅芷大哥新年要出的《十七的月亮照样圆》。

从梅大哥手里接过厚厚的文稿那天，桂花在小城里二度飘香，甜丝丝的香味在十月的阳光里氤氲，我们在他的小屋里为桂香喜悦，他一脸自豪说他家的桂花树今年花开得真好。我笑着接言：桂意味着贵，今年是你的贵年哪，瞧着你一本本出书的劲头，我真是惭愧哦！他的神气里总有孩子气的跃跃然，坐在他身边低矮的小竹椅上，稍稍仰头便瞧见他的咧嘴笑，我会渐渐从紧绷着的疲惫中松懈下来，思绪恍惚飘到住在光明路上的时光，这是很自然的一种情绪回归——我们的话题里总会提及儿时的老城关，老城关的光明路和北门头……

我敢写这个被自己理解为“介”的序，缘由也在此：我跟梅大哥的相识至熟络，有许多亲切的记忆作为铺垫。

2004 年始，我走进文学社区“人生如歌”发文点评，由此认识了梅大哥以及小城里的不少文友。那时的我处在人生最孤独无助的时期，日日对着电脑借文字倾吐，字里行间时时溅出点点潮湿的忧伤，而社区里文后的点评句句温软真诚，令我上瘾般依恋着这种虚拟而纯真的交流。后来有了文学论坛，梅大哥竟邀我做总版主，诚惶诚恐之余便铆着劲地在论坛里发文发帖，一时间论坛里风生水起、群英荟萃，异常闹猛，接着便组织了“人生如歌”的几次大聚会，文友们从虚拟里现出真身，日子便更热闹有趣起来。

某一日，梅大哥突然问我：你是不是有个哥哥叫周如海？我一惊，笑答：他是我大叔叔。梅大哥拍着脑袋，继而惊喜里带着点得意地告知：我和你大叔叔是“嫡亲”同学！

一段对话，把许多记忆对接起来，虽然有了辈分上的差异，却并不成隔阂，反而更如家人般随和起来。我依然叫着“大哥”，偶尔跑去他的小屋里探望，我们在彼此的回忆里寻找相同与不同：城北小学里的老师，光明路的人与事，对我奶奶与叔叔的印象……

这样的谈话唤起了我对儿时印象的搜寻兴致，当旧城拆迁改造工程轰轰烈烈进行之后，光明路不再，城北小学不再，那些滋养过北门头几代人的老井不再……我计划着提笔写那些老城关、老北门留给我的记忆，但恐笔力不足又兼工作牵绊，心中的惆怅日益沉重。

我相信梅大哥早有类似的计划，当他把《十七的月亮照样圆》的打印文稿交给我的时候，当我看到副标题“五十年前的孩提时代”时，欣喜之余忍不住恨恨地嘟囔一句：我真想现在就退休啊……

在小屋里，白发苍苍的胡大妈偶尔走过来与我说几句，思路清晰、言谈风趣，她的脸清秀白皙，笑容慈祥可掬，即使不读这本文稿，我也能断定：童年时的梅大哥有着与别的孩子不一样的幸福与纯真，因为他有这样一位有学识、有气质的美丽能干的教师妈妈。翻阅文稿时，我的想法得到证实：“她是全公社最好的语文老师，也是最好的班主任和少先队辅导员。”（《等待妈妈的身影》）文稿的许多篇幅阐述的是母子间无法稍离的亲情。做教师的母亲对儿子的教育与启迪与当时普遍的落后不可同日而语，这就是梅大哥之所以能够成为“梅芷”的最大渊源了！

童年，最关乎亲情，然后是友情，以及不断的惹人啼笑皆非的妙趣横生的傻念稚事，加上梅大哥夹带乡土气息颇具影像效果的叙述，便成一本趣书，即使有时光隔阂，亦无碍共鸣。就像那轮月亮，圆了亿万年，圆过十五，十七了照样还圆，圆在心里总是关联着暖暖的情。

著书者，无论刻意营造情节抑或自然吐露真情，皆冲着共鸣奋笔。作为“介”的我穿越到 50 年前一个天真烂漫、冒着傻气灵气的小男孩的故事里，觅得许多共鸣的喜悦，并小记于此，幸也！

是为序！

自序：五十年前的月光

那晚，我刚刚从一个梦中惊醒，迷迷糊糊地爬起来，发现天已大亮，月光正从窗口照进，洒在身上，我便想起五十年前的月光。

困居斗室，极少出门，尤其是晚上，不见月光久矣。

倒是有一回，起码七八年了，白天酷暑难耐，趁晚凉出去理发，顺便上了西施大桥，无意中望见浣江月影，禁不住举头仰望。

明月几时有——当时，头一个念头便是苏东坡这个名句。

那一晚之前，也已多年不曾见过月亮。

月亮不理会我的见与不见，始终如一高高在上。

皓月当空，起码已数亿岁了吧，看上去靓丽依旧。

月光下，思绪蛮有理由地滑向了遥远的往昔。

往昔于我，与许多同龄人一样，指的不过是童年。

童年。童年夏夜。童年夏夜月下。

多少回，向往也可以有一张竹榻，摆放在天井里，或坐或躺，与三五玩伴一起，吹牛皮讲故事猜谜语，乏了，仰卧着，看天上的月亮由星星们簇拥着躲避云彩。

然而,我家连一条长凳、一张门板都拿不出来,只好唤朋呼友去北湖边上捉萤火虫,捉到后装进小瓶子,放到窗口,由着虫儿一闪一闪与月色争辉。

整个童年,我们都租住在雪耻路的农舍。屋子小,十来平方,一家五口挤着,逼仄之状,可想而知。

“文革”中,雪耻路改名为光明路,而今,光明路也随旧城改造成为历史,铭刻心底的印象却无论如何都不会消失。

那日,同音莹一起翻看相册,城北小学的破旧校舍,令她讶然失声。音莹小我 20 来岁,算来已是两代人了,她却只肯以学友相称。我指着照片右侧说,这里原有个铁路工区,胆大的同学当年以钻竹篱进工区喝自来水(那时除了火车站之外,诸暨没有自来水)为乐为荣,我觉得这对音莹来说会是一个遥远的故事,不料她竟说她的同学也曾乐于此道。我笑着问她,我胆子小,只有眼馋的份,你呢?她也一笑,我也没,挤不进去。我猜想,她一定是怕篱笆的竹尖划破漂亮衣裳。

看着那些在我们眼里堪称珍宝的照片,我说出了“幸福”二字。音莹点头称是。

也许有人不信,在那种环境里生活成长,哪能有幸福可言?

我只能说,我的孩提时代是幸福的,以此书为证。

五十年来,梦,始终脱不开年少,北湖、雪耻路、老鹰山、七家岭,还有我的城北小学……

梦里,我是长不大的。

梦里,年少的我,欢笑、雀跃……

幸福的童年,没有理由不时时怀想。

诚然,我们没有肯德基,只有 4 分钱一支的白糖棒冰,喝一瓶 1 角 7 分钱的“正广和”汽水可以乐得不知姓什么好。

诚然,我们没有电视电脑,只有铁环弹珠木头大刀竹制宝剑,节假日不是泡在水里就是满山遍野疯玩疯跑。

诚然,我们没有车接车送的惬意荣耀,只有一双铁脚板,每日里早中晚步行四个来回,碰上雨雪天,带伞都是奢侈的,大多只顶着一个破箬帽。

有没有人叫苦,有,肯定有,无非,苦味从来都掩盖不了和抹杀不了另一种的甘甜。

哲人说过,吃得苦中苦,方知甜上甜。

忽然,仿佛又听到了孙国庆那故作粗犷的吼唱:

星星还是那颗星星哟,
月亮还是那个月亮……

是啊,星星没变,月亮没变,是人变了?
人还是人,变的是时代,变的是感觉,变的是人对时代环境的敏感度与承受力。

五十年前的我们,很容易满足。最幸福的日子是一日三餐白米饭,最美好的生活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而今,电灯电话算什么?一个“吃”字,却依然是最大问题,不过,愁的不再是吃不饱,怕只怕营养过剩。

胖,说不出的痛与苦;瘦,才叫最时髦的幸福。

月亮还是那个月亮,幸福呢,还是那个幸福吗?

五十年前,忆苦思甜风靡一时,那是为了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今天,有没有必要忆忆苦,尝尝苦,甚至于吃吃苦?

这首妇孺皆知的忆苦歌儿,至今唱来,照样非常诗意:

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
晚风吹来一阵阵欢乐的歌声
我们坐在高高的谷堆旁边
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

唱着的月亮，是五十年前的月亮；那一阵阵欢乐的歌声，从五十年前，飘飞至今。

月亮还是那个月亮？
月亮还是那个月亮。
依然不知天上官阙，今夕是何年。
只是坚信，五十年过去，月亮依旧，人心亦应依旧，因为我们，始终怀着一份童真。

目录

序:介于共鸣	1
自序:五十年前的月光	4
蒲公英	1
快点天亮吧	4
找妈妈	7
摇钱树	10
小花鞋	13
头一回插秧	16
蜜蜜甜	18
启蒙老师	20
弶麻雀	23
小海军衫	26
头一回写信	29
校园邮局	32

难忘的一课	37
阿 昌	39
赵老师和陆老师	41
我是男生	44
向往入队	47
干吗学俄语	50
小蝌蚪	53
小聋鱼	56
推车记	58
打 赌	60
炒衣服	62
过坐汽车瘾	65
敬惜字纸	68
玩 具	71
闲口果	73
木槿花	76
知了壳	78
映 映	80
银耳环	83
手帕装	85
伶 俐	87
倒种白杨树	89
萤火虫	91
长大,真的不好	93
七巧节的星夜	95

那个秋夜	98
笛 声	100
捡西瓜皮	103
压岁钱	105
种南瓜	107
读书有没有用	109
金星钢笔	112
钢笔又丢了	115
养鸡不好玩	118
豆腐渣面包	121
吃米糠	124
有块地多好	127
等待妈妈的身影	130
十七的月亮照样圆	133
顺风婆婆	135
鬼 话	137
阿光大头鬼	139
下 棋	142
摆小书摊	145
小飞虎队	147
抓特务	149
番薯瘪	151
爬墙看戏	154
露天电影	157
别当虾公没有血	159

白皙的烦恼	162
隐隐的恐惧	164
过年	166
忆苦思甜	168
弟弟学诗词	170
那时怎样度夏	172
当了一回英雄	174
白云下面羊儿跑	176
沈老师	181
同桌	184
香袋	187
向往的书	190
头一回喝汽水	192
儿时的课文	195
甜酒酿	198
把小弟拐回家	200
讲故事	205
葵花是否真向阳	208
凤仙花	211
头发的故事	214
出身待定	216
头一回打电话	219
纸皮夹	221
蚕宝宝	223
什锦菜	228

无结果的嫁接	230
唱得幸福落满坡	233
好好先生	236
“被自由”	239
稻 草	242
失 落	244
矿石收音机	246
难道不出错也是错	250
也是一种坚定	253
午夜警报	256
学打算盘	258
水 婶	261
芬芬姐	263
会开花就能结果	266
附：著名儿童文学作家邱勋给作者的信	268
跋	270

与你聊一聊。我跟你说说那个年代，你父亲那个时候还很年轻，头发浓密且黑色，并且不染成浅咖啡色。那时的发型，青涩而稚嫩，都充满了男人的味道。当然，那时候的发型，也跟现在的相比，差距也很大吧。那时的发型，都是纯天然的，没有经过任何的修饰。那时的发型，都是自然的，没有经过任何的修剪。那时的发型，都是简单的，没有经过任何的装饰。

蒲公英

小美：我小时候特别喜欢蒲公英，因为蒲公英的种子像一把把小小的降落伞，它们在风中飞舞，非常美丽。我常常在公园里、田野里、山坡上寻找蒲公英，然后把它们的种子收集起来，撒在手心上，让它们随风飘散。蒲公英的种子非常轻盈，很容易被风吹走，就像一个个小精灵一样在空中翩翩起舞。我常常会把蒲公英的种子撒在自己的手掌心上，然后看着它们慢慢地飘落，直到最后消失在空气中。蒲公英的种子有一种特殊的香气，淡淡的，让人感到很舒服。

上世纪80年代初，电影《巴山夜雨》很是轰动。说老实话，这部电影本身，我并不觉得怎么样，倒是对那首童声歌曲《我是一棵蒲公英的种子》，喜欢得不行。

我是一棵蒲公英的种子，
谁也不知道我的快乐和悲伤；
爸爸妈妈给我一把小伞，
让我在广阔的天地间飘荡飘荡；
小伞带着我飞翔飞翔飞翔，
小伞带着我飞翔飞翔飞翔……

这首奶声奶气的歌，旋律一起，哪怕是三十多年后的今天，也会立马把我带回到童稚时代，带回到吹着蒲公英奔跑着的岁月。

说不准那时几岁，也许五六岁，最多七八岁。

周末，不是每一个周末，只能是过好几个星期后的一个周末，妈妈带着我走八里路，到城里去，爸爸在那里工作。

我并不十分调皮，出于孩子天性，却也很难做到规矩安分，哪怕是走路，跑前跑后，蹦蹦跳跳，一不留神妈妈就找不见我了，因为我突然看到了一个什么新奇玩意儿，就会跑到路边田间地头去。

小朋友教过我，长在地里的许多花草都是可以吃的，酸津津、土大黄、豆腐皮（都是些绿色的草本植物）什么的，可妈妈不允许我吃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怕我一不小心碰上毒草。

有一次回城，快到茅渚埠桥时，妈妈突然站住了，指着路边一朵小花问我认不认识。我摇摇头，走近小花边上，蹲下去仔细观察，然后问妈妈，这花花好不好吃？妈妈笑道，怎么老想到吃，告诉你，她叫蒲公英，摘下来，吹一下她的花。

依言小心翼翼折下草茎，却不知道应该在哪下口。妈妈走过来一吹，啊，好多小小“花朵”飞了起来，飘飘荡荡，纷纷四散。

妈妈只吹走了半边“小花”：“来，你也吹一吹看。”

我鼓起腮帮子一吹，“小花”们倏地散了，悠悠地飞向天空。

手里只剩光杆一枝，有些惋惜，想扔了，又不舍得。

妈妈看出我的心思，指指前头堤坡：“那不是还有一枝吗？”

真的呀，斜坡上，茵茵绿草丛中，正开着一枝蒲公英。我迫不及待地要冲过去，被妈妈拉住了。妈妈牵着我的手，一起慢慢移动着过去。哈，我又采到了一枝蒲公英。

这回我舍不得了，没走上几步，却忍不住嘴对花朵，想吹又不吹，我对妈妈说：“我就吹小小一口，只吹半边。”妈妈看看我看花，没说什么。非常小心地呼了一口，几朵小伞飞散。

走上茅渚埠桥，我倚着桥栏说：“我要把她们吹到江里。”

只见小伞儿零零落落飞向了天空，却没一朵落向江面。

看着草秆，有点沮丧，她们都飞去哪里了呢？